

學 滙

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

麪包勝利梗概

麪包勝利，是克魯泡特金最得意的著作，全文約二十萬言。對於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原理，和社會革命的方法，說的很詳細很愉快的。因為時間的促迫，不能照原著一句一句譯下去。所以只得把他的大義，介紹出來，供大家領略其梗概。全書共十七章，分述如左：

第二章 吾人之富

人類生存的由來，已經是很遠了。攷太古的時候，人人所用的家具，大都是粗朴的石器。每日依着尋獵所得的東西，以維繫自己的生命，經過幾千年長時的進化，人間才有無量財產的積蓄，生活的計劃，也才慢慢的悠然有所付着。以後開墾土地，伐森林，修道路，也可創造複式的機械，以啓發自然界的秘密。

現在的土地，已經開墾了很多，用上等的種子，加以適宜的耕作，那麼收穫的東西，一定是可超過人類需要的額數，舉一個例來說罷；美國的大原野，僅以百名農夫的力量，借助于機械勞力二三時間，已能夠供一萬的人一年的消費。要是再把農田，更加改良，那生產也就可增到二倍三倍或至百倍最大的收穫。現時的農作，當太陽光綫不足的時候，也可用人工的熱力代他那些植物發育，就不限天然的氣候。生產自然能夠逐次增加。

說到工業上精巧機械，却是無名的過去發明家三代四代苦心的效果，到現在才以百人織布，供一萬人二年的穿着，一百人掘煤，年年到嚴寒的時候，已能夠供給一萬家的暖屋子的燃料，但是於現在社會組織以下，其結果全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，違背吾人先民發明的本心。要是公同使用，社會上一班平民都可富庶安穩了，那麼吾人的生產，已能夠使人類全體享很大的幸福。為什麼現在所謂文明社會裏邊，平民的愁苦，格外的重呢？貧乏的，格外多呢？直把平民勞苦結果，三分之一，為富人壟斷，以資揮霍，所以一般平民生計，慢慢的都陷到窮乏的境域，一切社會主義談論的眼目，實熱此點。

從前荒蕪不治的土地，現在已竟嘉穀美植。從前那些兩岸絕壁的路谷，現在變成大堤坦道。野種

豈早，離離垂金色的果實，野王苦烈憔悴，經幾代的培養，成了甘汁津津的熟菜。數千條鐵道，通大地，貫山嶽，聞喘喘機器的聲音，于亞爾布高加索，比馬拉的深山幽谷，以供給各處大都市的需，料才有現在工業，科學，藝術，一切璀璨的文明，有這樣莫大的產業，吾人底子子孫孫，乃世世死在憂患中間，這是什麼緣故？

據此可知經過幾千年間，幾百萬人，開墾森林，排洩沼澤，沒有不是從千辛萬苦來的。所以現在就是一塊土地，也莫非先民血汗灌溉來。極短的鐵路，與極短的隧道，沒有不是人類血汗的代價。

幽深墾掘地層，勞動家掘取的痕跡尚存，每日伏於離離支柱中間，直可看做坑夫的墓穴。又或煤氣爆發，坑內發水，巖石墜落，照這樣非命而死的，不知多少了。工人不過以僅小的工資，繫其生命於這危崖絕壁之上，真是以神聖的勞動，購來些無量數辛苦！

各個都市的街道，家屋，鐵路，劇場……的建築，足然保存幾百年的壽命，這些事情，從歷史上都可以看到的，但是把前代的文明，還能保存到現在，沒有不是民衆代代協力修理的力量。就是各種的住宅，工場，倉庫，也沒有不是犧牲多少勞動家，蓄積下的，比方倫敦的造船工廠，巴黎的大倉庫，他的位置，若不在萬國通商的中心大場所，試看他的價值怎樣？吾人的鑛山，製造廠，工場，鐵路，若不是從海陸運輸，那無限量的貨物，試看這等價值又怎樣？就是有這些文明，要是再沒有繼續的勞動，代代的維持，恐怕不到五十年以後，也就成了斷瓦殘磚荒廢世界了！

就是一個思想家，一種的發明，沒有不是過去與現在所生的共有的東西，或是為世人所共知的發明家，或是泯滅無名的，不知道犧牲了多少了！

許多的文士詩人，膚淺知識，匡正謬誤，啓發科學的思想，以使

我們現在文明進步，這也是他勞動的効驗；這千百的哲學家，詩人，科學家，他們也靠着過去百年間的勞動扶助所成就的。他們的生涯，身心兩方面，也不能不受各種工人的支持保育。

未遂之復仇

——蘇南同志們——

虎雖然未為着，
虎毛却打掃幾根了；
虎雖然未為着，
虎却受很大的驚了。

☆ 不要驚虎或從虎殺器！
不過是「未遂」之復仇；
不要因失敗而灰心罷！
也算是未遂之「復仇」。

☆ 不要忘一月十七日罷！(一)
短兵接戰之開始；
不要忘十一月三日罷！(二)
撞擊血鐘之初試。

註(一)黃龍遇害之日
註(二)趙府被炸之日

他方的一个女子

在幽谷裏邊清貧的牧人的地方，每當花妍草厚

德人西萊著
一識 評

鶯歌燕語的時候，
現出一個女子，絕倫的美麗。

☆ 他不是生於這山谷的，
沒人能知她的來源，
她的影痕消滅的很快，
轉眼兒她就要告別。

☆ 在她的近旁的都是很幸福的，
並且是心闊神清的，
但是有地位的，高尚的，
是很難以師友的。

☆ 她帶來了許多鮮花和仙菓，
這都是在一個別的範圍裏，
在一個有幸福的宇宙裏，
受別的光長熟的。

☆ 她把那些鮮花
和仙菓一個給一分，
活潑的少年和扶杖的老人，
都拿着賜品很高興的回家去了。
☆ 這些客都來了，她是狠歡迎的，
她自己得到了一雙好賜品，

學 園

她占有頂好的東西，
就是那世界上絕美的花。

☆ 譯者，這一個他方來的女子就是詩學，此首寫世人得詩學的恩惠的景象，和得詩學的一種趣味。

自由真諦底研究

(續) 老梅

我有貪愛詞結云：『亦貪亦愛。一個花花好世界。不愛不貪。』了聽音瞎子看。』對於現時代的妖色淫聲，只有聾瞎一法，老子曰：『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』又曰：『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』故主張『去目』。現在若要保全自性。當用愛克同光綫的蘇眼。耳紅粉成醜體才行。等到人類完全返到自然狀態。那就任憑肉眼平視，也不至迷失自性了。因為人失了自性。天地的自性，也被弄壞了。譬如大地，原來是一塊東西，沒有甚麼界限，人偏在地面上畫分種種國境。染成種種顏色。這一塊叫甲國，那一塊叫乙國，因為相鄰地方畫分問題，時時爭鬪，甲國人入乙國，乙國人入甲國，便須問禁問俗。所謂『入鄉隨鄉』隨鄉即由鄉。不能自由了。波蘭有個文學家，在和鄰國交境上，忽見蝴蝶和鳥兒，這邊那邊，飛來飛去。並不知道什麼國，非常自由。牠于是抬起頭來一看，說『這天空是一個噴！不可分呵！太陽是一個噴！不可分呵！』是何等響語！『下頭說：』『這地是一個，怎麼分作許多界限？』即如中國一塊土，黃帝時建萬國，以後又分爲七國，三國，十六國，十八省二十三省，都是由人割割。失了大地自性。天空是不可分的了。還有『離家三步遠，別是一重天』的俗語。舊天文家又把天上星宿，畫作種種分野，故天也失了自性。可奇怪呀！至于鴛鴦，本極自由，偏有北雁南飛，南雁北歸的話，其實

歷北極，這不是那一樣歷麼？南人北人，還不是那一樣人麼？由人情妄生分別，遂使天地萬物，全失自性。至于南北氣候不同，居人性情，也受影響。耐寒耐熱，各成風氣。這也沒有強固的必要。然而科學進步，能夠調和氣候，致中和，天地位，萬物育，必誠求之。不中不遠，是人的身心完全自由後，可以研究得到的。

所以立在不無政府主義地位，研究自由真諦，算是恢復自性第一步。正是「卑之無甚高論，合今可施行者也」。還有人說是空想。現說到絕對自由，那能不令人駭倒。高談闊論，只好少息，願和大家研究眼前問題，請問眾世界心物兩方面，那裏有自由的狀態。但見兵車戎馬蹂躪之地，自由的寸草不生；金錢勢力堆積之處，自由的纖塵不起而已。把這些障礙，不趕緊去掉，自由終是空談，這兩篇自由真諦的研究，更是夢話了。願同人先從破壞不自由環境方面努力！

勞動運動之哲學

(續)

大杉榮著
實生譯

第二勞動運動與個人主義

二 勞動總同盟之組織

國家之中，不許另有國家。蓋國家為唯一不可分性者，乃近世國家學上根本的一大原則也。然法蘭西之國家，則為例外。其國家之中嘗有強大組織之一敵國焉。法國之參謀本部，對於諸隣國若有攻防作戰之計畫，同時對於國內作戰之準備，又復不能稍懈焉。當沒羅可問題發生，法德國交漸危之際，法政府對勞動總同盟，防止戰爭之總同盟罷工案，曾於參謀本部中密議，嚴重鎮壓之作戰，此乃不可隱之事實也。

法國此種勞動總同盟，其兵員當一九〇四年不過十六萬，迄至一

九一〇年，便達三十六萬矣，而此法蘭西國內之一敵國，其生出所謂民主的社會者，乃持有全相異之獨自創造之新組織焉。但產業革命主義者等，或基於科學的發見，哲學的體系，而非創出此獨自之組織，乃僅自欲善其生存之強烈的本能，日日生活與競爭之必要組織而來者也。而於其自己所築此組織之中，發現其自身之社會的創造力，彼等以自己所築此組織為建設新社會之萌芽，更復充實之，擴張之，遂欲建一統之社會組織焉。

勞動總同盟組織之根本的原則，以經濟的利害之一致，為各組合間一之結綫。即同一職業或同一工業之從業員，不拘其政治的哲學的宗教的意見之如何，或人種國籍及性之如何，惟限其有賃銀勞動者之資格，得加盟於勞動組合。然則加盟於勞動組合，無信仰告白及服從信仰條件之必要，亦惟自其在社會上地位不得已之關係而加入者也，斯以與共同類互相團結，協力圖強於生存競爭之場中矣。

組合內之勞動者，除為其共通利害計相結合外，其他一切生活，則全為自由之個人，由斯千百萬人，協力於生產與消費之經濟的關係，而鞏固其生活之基礎，以圖各人自由自主之發達，此其社會的，個人主義之根本思想所由生也。

此自由自主之個人之相集，即為勞動總同盟組織之單位，勞動組合今亦與他勞動組合相結合。除協力其共通利害外，其團體之自由自主，則全相保存者也。然此勞動組合，不僅代表其組合員之利害，且於其職業，或從事于工業一般勞動者之利害，亦常代表焉。即產業革命主義者等，拋棄舊同業組合之利己心，而立於所謂勞動階級廣泛之眼界之下矣。然則種種職業或工業同一地之種種勞動組合，互相集合，更造成勞動組合之地方同盟者。其同盟至少代表其地所有一切勞動者

之利害也。而產業革命主義者等，于此地方同盟組織之中將易今日市鎮鄉村以觀夫將來社會之單位焉。

未完

無政府主義的圓義 附幾何圖說

聖息

世界的狀況，是由出而入，由入而出的。非如幾何學上的直線，一直前行，不復歸原位的。(所謂循環狀者是也)所以現在倡率無政府主義的人，他們本非是索奇言異，也是這這循環的至理，推想這個社會，將來必要復到那無政府的地位哩。

(甲)何為由出而入呢？你想人類初有的那個時候，不過各自謀生，(茹毛飲血)那哩有個官為民之分，那哩有個政府的設置呢？那時候的人民，雖是至愚，倒也人人相安。(大愚若智)後來，一般的人民，稍有了點不透澈的知識，就有許多的人，想出那等不自勞動的法子，(不果而居不耕織而衣食)竊取的生活。(如盜賊之舉動)使一般正當營業的人，(如耕織而衣食者)不能夠得安全。總想出那保全的方法，(設官廳)以保全之。推選出多數的人來，(設政府)以維持。這可就出了無政府的地位了。

(乙)由上言之，這政府的生產，原係我們一般知識不透澈的人，要作不正當的生活，引誘出來的。(如電學上陰陽相引之理下圖說明)不料，我們這一般不正當營生的，究竟未得達到目的。倒教那多數的人，襲取政府的名義，作了那不正常的。不耕織而衣食)使我們全體的人民，簡直的担負不起了。現在我們人類，大大的覺悟了，都要個人盡個人的本能，去取生活。個人保個人原神，(即人性)來爭平等。要到一如古初初有人類的狀況。復返各自謀生，人人相安(大智若愚)的地位。(即無政府

學 區

地位)要自己謀生活。要代他人謀生活。那等不耕不織的人(政府)可就存在不住了。那時時然又入了無政府的地位了。

(未完)

特 載

陝西靖國軍革命戰記

(續)

屈古愚著

耿劉之秘密計議

劉錫麟，白水人。少時即與高峻友善。善擊槍，聞名陝右。後以殺人避事往依陳。及陳督陝，劉充騎兵三連連長，隸陳庶弟騎兵團長樹滋部下。陳甚重視，待過之優，遠出他營團長上。當郭堅由晉敗歸，高峻與李天佐水大時，即與耿直稔籌響應。而陽買好於陳，時假舉各黨人軍隊開稅事以聞，陳信之益堅。因藉機與耿各舉親信，作陳衛兵，陳不知其用意。高峻在白宣布獨立之二日，輕裝由渭南防地進省。見陳舉，即再與耿議圖事。耿曰：『事急矣！峰五一部，胡可以當全陝之兵？倘吾儕不藉省垣空虛，拊其背而抗其喉；萬一峰五失敗，使陳得移兵而西；不但方剛(郭字)可慮，陝事從此去矣！雖欲繼起，不可追也。』劉曰：『我部健者，皆在渭南，反掌間事耳。陳氏既死，雒陽百二，夫固可傳檄而定焉；惟是渭南距者，往返兩日關事。若今去關東，必假以旬日或借他事來者，何程如之！峰五有傑材。所部皆家鄉子弟，樂為之用。絕不至一戰潰沒必能來陳軍于一隔，以待我舉等之事也。』耿稱善，劉即日回渭南。

五

謀刺之未成

劉回渭南之翼日，即着其排長廉某，外號瘋子者，持信來省見陳。並囑其先過耿直述來意。廉遂將劉命已藉投函圖陳以告，並請耿帶已入見。耿許之，因見於督署。劉信篇幅甚長。皆假造為黨人軍隊間勾結情形，可信可疑，意在此動陳聽。然後廉出不意，必易成功。不料廉久歷行間，又多與刀客往還，戒心時有。當閱劉信時，以目旁察，適廉方欲出槍，舉手向衣袋，陳即以有失軍人禮節，怒聲叱之使去。耿移時亦出。毫無成。當耿携廉入軍署時，以為廉果能出槍一擊。無論其中否，一室之內，即藉機並擊死陳廉、坐廉以刺殺督軍罪，暫款一時。俟都若既定，再為明白宣布。詎知荆卿之七未發，武陽之色先動。事不成機先破，其間不能宅髮。廉既負所託，無以覆命，即請款所。

劉錫麟截軍械

當白水獨立前數週，即風傳有新疆購來軍械從陝經過。欲截而有之者不一其人。俟之亦非一日。乃突於劉派廉某去省之翌日，馬槍一千支，子彈八十萬到渭。劉喜甚曰：「此天授我！我不能進省，踐端人之約矣。」明日，槍彈西去。劉即命本連兵，擊收陳樹滋衛兵槍，縛陳斗室。或曰：「陳五樹滋陳督諸弟也，不如殺之。」劉曰：「渠兄弟皆遇我厚，今免其死以報。且樹滋庸甚，殺之千百，無害於陳，何必汚席地，」舍之西去。隨以舊部騎兵風行而西。追七十里，至關山下華清旅館。謹送軍械兵約一連，方就食，劉即將其所持槍彈一收悉。隨遣駐防王某，震於劉威，降之。劉以騎兵不滿百人。一日之中，得槍近二千，子彈百餘萬。遂一方飛騎告耿，說明不能踐約進省原因，又以臨潼距省僅五十里，恐陳急出兵來攻。促耿先發。一方即改造陝西靖國軍東路總司令旗，出示數陳罪。募兵半日，得千餘人。

。率之西助戰。

耿陳長安之戰

耿直見圖刺不成，劉又無來期，方焦急，飛騎過函至。時十月二十六日也。當危將瘋子廉某召來。付手槍兩支。縛作囚狀，派兵三十餘人。名為拿獲刺客，解送軍署。囑曰：「不死陳也，無相見。」陳副官長汪某，覺來人意非善，不為傳見。正爭執，解兵即以槍擊倒汪。前關中道尹陳友璋見陳舉方出，應槍死。有人高聲呼曰：「陳大人死矣！」解兵遂以為陳已死，不知其鹿代羊也。陳即於是時踰垣逃。依其親信營長某。隨調張金印憲兵營車營稽查及常駐西門外之模範營等，速為佈置。耿於軍署槍聲起時，一方改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旗，一方即以兵沽東南兩城，與省垣中心地之鑰。於是槍聲砲聲機關槍聲，轟轟震遐邇矣。

罪案

(續)

(老梅)

遇張東白——得明樓妙語解頤

勿幕本是後起之俊，但他很推重一時前輩老先生，算起來，略有數位，如張伯雲，張東白，李仲時，李桐軒，吳葆三，朱素勛，伯雲以善書能詩文著名，又有新思想，贊成種族政治革命，「夏聲」雜誌中，曾登其所為七律若干首，一入潼關，見道旁官柳，即不禁高咏其「大道青垂柳萬絲，行人高唱大風詞，」之句，所以我到長安，先問伯雲，勿幕道：「伯雲病甚，不能見客，」我打算等他病好了再見，那知隔了不多天，勿幕忽來報曰：「伯雲死矣，恨不使君一面，」我曰：「然也！豈恨我不見伯雲，尤恨伯雲不見我而死，」因我當時頗自負，可與當代大人先生抗行，其實很淺薄，「勿幕笑曰：「又是世說新語，尙有東白在，我必介紹你見他，其興趣高雅，不亞伯雲，」這目的算

達到了，初見東白于鄒子良家，東白學宗老聃，言語妙天下，我與對談數語，不覺傾倒，相偕出門際。東白，提及社會人品來，我頗口答道：「如今上等人全是下等人，下等人定是上等人，」東白不覺點頭叫絕，對於我好像露出「孺子可與言」的意思了，——便道：「改日再細談！」我自然是得意洋洋，因我狠想把無政府主義，和老子學說融會一番，作一册東西，自己却自命是革命實行家，欲推此責於前輩先生。東白既那着老氏，必能發揮此義，所以一觸機鋒，即用單刀直入的法，說出那兩句快語來試他，果能打動此老心事，焉能不得意忘言，此後在焦師諸君所立的公益書局。（稱售革命書報，亦一有力機關子，）時聆東白雅語，至忘餐飯。一日諸同人邀東白與我同到得明樓，飯館午餐，此樓很有歷史，乃前代文人聚宴之所，掛幾行舊對聯，都籠清興，諷次，東白偶拈得明二字，衝口而出地說：「我有一付對聯了，得法得訣，要吃啥來你吩咐，因來明去，若無現錢我担承，」舉坐大笑，我道：「抄稿！世上東西都到不要錢的時候，就好了，」這是一種引誘法，當時未審幾人入彀。這且莫表，猶記勿幕對我說：「東白評封神傳，甚有新意，云是厥儒教者。舉凡助紂之忠臣。皆現照形於廣成子翻天印下，真痛快，可見講忠君的全不是人。」我深以為然，但東白懶執筆，遂未著出，我嘗對勿幕說：「可惜，失却革命時期中一好著作，」

正誤！昨日文中「以傳為欲道遠於道世」乃「以傳為欲傳道於後世」之誤。

科學淺識

為什麼陰日烟不往上升！

曉天

不論什麼物體，比重小——輕——就上浮，比重大——重——就

下沉，就如同把一塊石頭放到水裏，就要往下沉，是因為石頭的比重比水大；如若把一塊楊木放到水裏，就不往下沉，是因楊木的比重比水小，這是我們都知道的。但是烟因出來的烟，每在晴天，即直入容際；如若陰天，則徘徊土地上，不往上升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就這烟比空氣重呢？還是空氣比煙重呢？為什麼有時上升，有時不上升呢？這其中有個緣故：

烟是比空氣輕的。但是空氣裏邊雜的水氣多了，就比煙輕了。因為水氣是很輕的，我們都常看見鍋哪茶壺哪開了的時候，沸騰出來的水氣，一直向上升，就是因為他輕的緣故。現在把輕的東西，雜到空氣裏邊。當然空氣要比從前輕。譬如一桶水，是三十觔重，如若把酒精——或其他比水輕的東西——雜入水中，則一桶雜酒精的水，一定沒有三十觔重。一定比從前輕了。天晴空氣乾燥，比空氣輕，所以上升；陰日空氣中雜上水氣，水氣多了，就比煙輕，烟既然比空氣重了當然不往上升。

我們為甚麼要革命

人們；現在我們的革命的目標，我已指出來給你們看了，我們所以要革命的種種理由，我已完全說給你們聽了，這下你們該已完全明白了麼？瞭解了麼？你們該已相信我們的革命，不是為爭權呢？（圖滅強權尙有何權可爭）不是為奪利吧？（廢除私產尙有何利可奪）不是祇為我們少數人謀幸福吧？（改革社會上種種不良的組織何能說是祇為少數人）但我相信你們或者還有一種小小猜疑小小不信呢我們的革命的地方，我現在又不妨把你們的猜疑，替你們說出來，你們看說的不是，你們的猜疑必定是說：我們革命，既不是為爭權，又不為為奪利

，更不是只圖爲我們少數人謀幸福，那末，又何必還要冒這樣的大危險，受這樣的大困苦，幹這種不祥的革命事情呢？恐怕古今中外，除了渺茫的十字架上帝耶穌，和運臺座上的佛祖，未必有許多這樣的好人吧！這該是你們的猜疑麼？我該給你們說書了麼？那末，我又不妨再把我們所以不爲爭權，不爲奪利，不只爲我們少數人謀幸福的革命的道理，給你們說一說，以解去你們的猜疑，人們呀！我最親愛的人們呀！我們爲什麼既不是爲爭權，又不是爲奪利，更不是只圖爲我們少數人謀幸福，爲什麼偏偏又要來幹這種最危險最不祥的革命事情呢？因爲我們深知凡是人類，都應當得着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但現在呢？我們和你們，却大家都立在最不平等的地位上，推求其所以然，我們爲什麼就都立在這最不平等的地位上，就不外是都受了權利兩個字的剝奪，所以纔鬧出這種不平等不自由狀況，我們豈不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強盜，又還配乎說是革命嗎？再進一說，設使我們的革命，是爲爭權奪利，那末，他們將來亦要爭權奪利，你們也要爭權奪利，彼此相爭殺，相奪相害，不但於人類無益，步使人類永遠互相賊害，將無已時，而強權與私產的存在，亦無盡且利，天賦人類的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也恢復時，又豈不是我們自并革我們的命嗎？所以我們不是爲爭權，不是爲奪利，纔幹這種最危時最不祥的革命事情，我們深信我們的革命，是爲我們人類創造永遠已等的生存，和永遠絕對的自由，決不使剝削人類生存自由的東西，險瀕存在我們所以奮不顧身，革一般強權資本家命的苦心，即是佛家平所說：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，儒家所說：『殺身成仁，捨生取點義』一樣的道理，人們呀！我最親愛的人們呀！這一下你們該已完全明白了吧？毫無疑義了吧？起來呀！起來呀！大家起來同我們幹這無政府

其說革命呀！

小 通 信

[全完]

張純：請向周蔡南先生要會費，因今夏世界語講演會所照之像，茲今尚未取！

星衫

開世：我昨到愛羅先珂處，知彼已請定耿君暫爲幫忙矣。特此奉聞

星衫

同志們：我們印了「告少年」一千本，寄來郵票三分，就能得一本。（五本郵票一角）

吳濼中國公學克剛

同志們：這專同志，不久要發行月刊，各地同人願代派和願互登廣告的，請來信相商。

克剛

介 紹 出 版

綠光第四期出版了！

無限痛苦（高文龍）公用語之必要（愛羅先珂）那個人不捧腹（

陳兆瑛）接頭語接尾語詳解（盛國成）世界語到底是什麼（克綏

）葛之潭兮世界語譯文（世界人）遠近消息（記者）

定價：每册五分，全年五角，郵票通用，

發行處：上海法界北橫家橋雙十醫院內綠光社